

三垣筆記

自序

三垣筆記者何崇禎丁丑子以司李內召入京其明年  
戊寅蒙 毅宗烈皇帝親策簡入刑垣又明年庚辰予  
以大司寇不職屢牘規之爲所嗾遷外未及任丁內艱  
會司寇以罪廢 上念予言壬午蒙恩賜環補吏垣癸  
未春閒關淮濟入京轉本垣右已轉工垣左其秋奉命  
冊封淮藩明年甲申春三月方脂轍值北變隨復命金  
陵晉掌工垣斯則所云三垣也曰筆記者何也蓋自丁  
戊訖甲乙凡九年舉予所聞見以筆之書非予所聞見  
不錄也所上諸疏止錄其留中者其已報則亦弗悉錄  
也蓋內之記註邸鈔多疑多諱外之傳記誌狀多諛多

誤故欲借予所聞見誌十年來美惡賢否之真則又予所不敢不錄也然猶以目見與耳聞不無疑信之別故先舉予所灼見以筆之書其因聞記者猶云附述終致其愼焉而總以數言括之則於己恩固不敢飾瑜卽於己怨亦不敢益癡惟存其公且平者云爾予初讀蔡孝來尙論錄或曰此君子之言也然予不盡是其言其言之非間有之間有非則偏繼讀吳純所吾徵錄或曰此小人之言也然予不盡非其言其言之是間有之間有是則愈偏獨夏彝仲幸存錄出乃得是非正則以存公又存平斯貴乎存耳若予作是記與是錄相先後時殊事殊而惟無偏無黨以立言則不殊苟彝仲見此無乃

首領是記亦如于首領是錄而又以存我心之同然爲  
幸也

序

三垣筆記爲明大理寺丞五世族祖映碧公諱清著述之一映碧著書凡數十種中涉明季史事牽及朝局足爲後世炯戒者唯此與南渡錄二書南渡錄收入明史藝文志唯此書最晦以有建州建虜北朝可汗屬夷異類小酋等語乾隆四庫初開采進之始卽著禁燬之目未揭其故若以抽燬曝書亭集興化李先生壽詩例之事見管世銘韞山堂詩集自注宜在掎摭之列其獲免者天幸也映碧歷官刑吏工三垣故以名書身仕崇禎宏光兩朝舉所聞見著此以得諸目見者爲本書其聞而知之者則爲附識三百年來此書多無足本如順德李氏錢唐汪氏

丁氏所藏率皆一律繆藝風先生昔官京師得自假鈔亦係兩卷本余之族人有藏六卷本者假觀有年曾以語藝風藝風大喜遂鈔一部以爲定本而藝風之跋是

書盛詆映碧多爲其祖碧澥公迴護

碧澥公名思誠明禮部尙書

深

文周內無所不至夫碧澥公爲王家棟所誣陷魏闕因奏削其籍此見於明史紀事本末彰彰可考三朝要典之署名亦爲顧養謙等所脅故其後功賞不及至御史吳尙默等交章奏雪有詔起用事乃大白映碧官弘光時亦有爲祖頌寃之奏足與紀事本末相證若誣以頌璫則勿碧澥去者卽璫其不爲璫用明矣映碧此書絕無迴護碧澥之語璽立朝列不爲勢奪不爲利誘陽羨

爲其座師絕不附和同里姻親吳鹿友入相爲吳昌時  
所惑映碧殊不謂然直著其事而開國靖難與天啟慘  
死諸臣皆由映碧疏請予諡南渡荒朝此舉實快天下  
後世至國變後卒以屢薦不起稿隱以沒蓋吾宗儻然  
不滓之一老卽全謝山楊秋室熟於明季史事者亦未  
嘗於映碧稍有微辭世以信謝山秋室者信映碧則映  
碧可以無憾矣映碧之失在輕信夏彝仲之幸存錄與  
夫誤書張捷楊維垣之徇節又於鄭奎陽之獄短其僞  
孝皆人所不滿者餘則光明磊落無可訾議余謀刻是  
書有年以當不諱之世可以出晉井鑛匣之史重見天  
日因商之翰怡京卿成斯美舉京卿慨允要余爲序記

其緣起乃以狂僭論列如右書前列銜有中書科中書  
舍人臣王挺恭閱一行以無所發明則汰去之書中如  
由作繇檢作簡校作較洛作雜常作嘗皆避明諱又原  
書闕外標舉各人科第履貫不知何人所記鈔者列入夾注幾  
若映碧自爲今已刻成不可剗改附記於此庶可識別  
余以映碧族裔爲首山庚癸之呼遽承京卿一諾我李  
氏子孫宜家戶頌禱大京卿之功德且慰映碧於地下  
知人論世與籲天辨誣天地鬼神固當默相之也癸亥  
冬五世族孫詳頓首拜撰



三垣筆記上

嘉業堂叢書

明興化李清撰

崇禎

上於崇禎戊寅四月忽一日御門召諸推知入對一無  
問難惟五人一班聽其自言或語冗碎不可了上必  
云減省些或誤稱臣爲知縣或誤稱上爲老大人旋  
覺誤倉皇稱老皇上者上微笑問畢人給一卷試題  
親灑宸翰貼於壁惟判題不同蓋亦倣唐人身言書判  
故事也

上召對推知於姓名單上分別圈點及卷入復留中六  
七日時位置已定矣一日忽發送閣閱時薛輔國觀

萬曆

己未韓城人孔輔貞運萬曆己未句等謂聽其為政遂置私

人於前列而抑其不悅者居後數日旨下皆上親定

閣擬並不允相顧失色

予為甯波司李與同鄉慈谿令汪偉崇禎戊辰江寧人

改謚相善即後殉闖文烈公也偉先以入覲留部候考

選予時以署篆錢糧被部參罰不敢離任偉跨瘦馬行

烈日中為予營解始得開復迨入都或語予曰汪舊屬

應遜若居先子曰彼位置久定且盡心於我奈何以負

心報後偉得簡討予得給諫皆上特擢予笑曰若從

人言相見汗顏矣

御擢諸詞林皆彬彬文士惟江西曾翰林就義天啟乙丑寧靜

人卷云各縣令拆封多私火耗宜用司李監收又浙江

虞翰林國鎮

崇禎戊辰義烏人

卷云宜罷諸廩生糧銀用充兵

餉又廣東李翰林士淳

崇禎戊辰程鄉人

年耄矣時田家宰惟

嘉饒陽人

議將推知不應登臺省者先轉部曹諸人

欲疏辨而憚以爲首獲譴遂不告士淳首其名士淳懼

且怒大闕上以爲首者必知名士也士淳遂得翰林

餘四人皆授御史四人者任公濬

崇禎辛未益都人

王公章

崇禎

戊辰武進人殉國難諡忠烈

涂公必泓

崇禎辛未南昌人

予叔

嗣京

崇禎戊辰興化人

也

上御試畢臺省科道皆屬欽定已親策十八卷發部議

行予卷亦在內時諸御史以例往朝房謁閣臣孔輔貞

運獨曰 上所發十八卷其說皆難行首卷更難行隨

言屯鹽亦難行郭侍御景昌

崇禎戊辰洛陽人

曰王道無近功

安邊永遠之法莫過屯鹽貞運曰難其人景昌曰此屯鹽且難行則北敵可聽其犯順而終不掃乎流寇可任其縱橫而終不翦乎貞運曰愈難其人景昌曰有人不能識不能舉豈可以難之一字委棄此全在執政擇人用之貞運拂然無以對景昌遂具疏糾其糊塗闕宥有揆席豈養濟院爲彼伴食素餼之資等語貞運卒以此去

朝議以國計不足暫借民間房租一年於是怨聲沸京城呼崇禎爲重征猶海剛峯

名瑞諡忠介霞山人

疏內呼嘉靖

爲家淨謂國家俱淨也

子初入刑垣鄭司寇三俊

萬曆戊戌建德人

獲譴歸子就寓謁

問刑部何事最冤三俊慘然曰無過盜情若欲平反不過云秋後處決爾子愕然曰何謂三俊曰此皆從東廠緝獲者司官不敢反堂官何繇反惟擇無贓無證情可矜疑者緩以秋決或可從容解網也相與歎息久之三俊有清正名下獄時風埃暴起翳日無先行路莫不吁嗟

田家宰惟嘉以考選不公爲楊翰林士聰

崇禎辛未所濟甯人

糾傳聞惟嘉素通內故先得稿以辨疏進後復爲士聰所糾責以參疏未下辨疏先上之故奉旨同奏茫無以

應執惟嘉僕四人送鎮撫司一時吏部重賄俱資夜運入錦衣人有吏部囊空錦衣地重之誚

予初入刑垣聞東廠盜最寃每廠役獲盜必加以五毒擇肥而攀俟罄擄旣飽然後呈廠廠上疏皆厯厯有詞不四日便下部擬不十餘日便依樣招奏又不四日便會官處決曾有一盜赴市太息云我賊也不曾做如何誣我爲盜一日予晤刑部一司官以平反勸慘然曰不敢予曰何也對曰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無一介不取之吏若一翻廠招異日借題羅織官吏并命矣一時干和招災莫此爲甚

上寄耳目於錦衣衛稱爲心膂大臣托採外事以聞吳

金吾孟明緩於害人而急於得賄其子邦輔尤甚每緝獲州縣送禮單必故洩其名沿門索賂賂飽乃止東廠亦然嘗有某知縣送銀二十四兩求胡編修守恆崇禎舒城人撰文時尙未受亦索千金方已一時士大夫皆重足而立

刑部諸招屢奉內旨嚴駁劉司寇之鳳

萬曆丙辰中牟人懼司

官呈稿概蓄縮不發司官間往叩署亦不見吳刑部希

哲

崇禎辛未涇安人

進按季摘參本蓋故套也發改票數四時

上意欲處之鳳方輔逢年

天啟壬戌遂安人

不寤遂詰責去國

遂年嘗醉誤以擬票直書本上具揭請罪上雖暫宥心不善也

東林諸公素矜節義以劾宦官爲名高後馮給諫元颺

天啟壬戌  
慈谿人

孫給諫晉

天啟乙丑  
桐城人

等倡爲法門廣大說於

是吳儀曹昌時

崇禎甲戌  
吳江人

始與東廠比一切行賄受賄

間被緝獲必托昌時以數千金往方免昌時亦揚揚居

功不以爲愧予親於徐給諫耀

崇禎戊辰  
泰州人

家見之

新建伯王文成守仁

宏治己未  
餘姚人

卒子正億嗣正億有二

子嫡承勳庶承恩及卒承勳嗣承勳嫡妻無出惟妾沙

氏有三子長先進次先達季先道先道以早殤無後先

進生一子業昌先達生二子業弘業盛先進子業昌殤

請於弟先達欲繼其長子業弘以待襲爵時先達妻章

氏悍與伯嫂不相睦厲聲曰何繼爲阿伯無子襲爵應



自我夫耳繇夫及子爵安往先進怒且自傷改立今王

司馬業浩

萬曆癸丑山陰人

親弟業洵爲嗣業洵者守仁父華

成化辛丑狀元餘姚人

後也於是承勲室宇貲財並承襲祭田數

百頃皆爲業洵所有已業浩爲業洵謀謂已非文成後

例不應襲襲者終先達耳襲爵必索產遂羣謗先達爲

乞養而另推承恩子名先通者嗣不過謂非其爵而爵

則感出意外自有產不問耳由是先達與先通爭襲數

十年不決及奉旨下撫按勘乃予司李甯波時也同紹

李鄭瑜

崇禎辛未番禺人

與台李張化原會審時先達亡惟子

業弘與先通對質予問曰何以前後兩子皆眞而中子

獨贗又何以無後之兩子皆眞而有後之中子獨贗且

何以沙氏既有子兼有孫乃預知兩子一孫之或絕或  
殤而中抱一乞養先通無以應不過曰承勳曾具疏萬  
厯時指先達爲贖今留中耳予曰留中疏有據乎先通  
曰禁地深嚴一字不漏徧簡自見予曰若簡而有則業  
弘父贖爵合歸爾若簡而無則汝言誕爵合歸業弘於  
是先通業弘皆叩首承服然實無從簡也訊畢化原舉  
首指天謂先通之承服天道乎瑜亦歎曰業弘實不贖  
但柰予鄉公祖何鄭廣東人時業浩方總督鄭鄉故云  
及予入刑垣事猶未決擬具疏稿以伸公議業弘不知  
托葉姓者至寓求予一言且謂襲爵後當割二歲俸爲  
壽予作色曰若如此不獨愧文成且上欺君父當立焚

稿耳遲一月方上旋奉旨速覈時簡承勳留中疏不得  
然諸公侯皆爲賄動遂羣倡去疑存信之說以先通嗣  
業弘持疏入禁地舉刀抹頸且云以留中一疏有無定  
兩家真贋有原問官刑科李清可問疏聞下獄擬罪竟  
不問予也先通襲爵僅四年京城破爲闖賊所殺業弘  
反免

予入都後見此番考選最爲奔競時王侍御萬象

天啟乙丑

掖縣人

以齊人掌河南道尤喜賄故予同鄉數人轉易如

流問其故皆以賄之增減爲升降耳一時爭高下者遂  
至相毆而江右理學之藪亦以同籍兼至戚爭高下相  
詈詈殿之聲聞於長安予入垣後有當路問予曰何以

江南風波乃爾而江北獨無予曰予江南兩同籍皆以  
第一第二位置非詞林卽科然必不肯舍詞林就科兩  
虎相關遂至俱敗予入都最晚前三人位置已定無計  
跨越安分而已彼居第二而不甘于居最末而忘言所  
以有今日之濫竽也因此悟功名退步處最爲得力

陳中書龍正

崇禎甲戌  
嘉善人

喜談理學屢疏條陳皆深當

上意最後西北墾荒一疏尤爲實務時持國計者皆以  
加派爲長策龍正旣疏陳其事復著議數千言大略謂  
金非財惟五穀爲財興屯不足以生穀惟墾荒可以生  
穀起科不可以墾荒惟永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  
加派可罷加派罷則民生可安 上特下旨取龍正議

入覽爲設總理司道專董其事而壑屯迄無定指竟寢  
往例考選科道內用中行評博外用推知自部屬改授  
之例出於是六部各司官視升郎中如錮地獄視管繁  
差如坐縲綬惟日資緣科道爲華選地或知府司道缺  
出吏部閣筆不敢升若升一賢能往則大怨大謗隨之  
惟闕穴乃行予嘗見襄陽知府缺以一昏醉司官王承  
曾補之到任未久城陷

往例考選科道多用甲科乙榜則間見明經竟絕迹矣  
自一體考選之旨行於是乙榜明經無人不催科正餉  
雜項無一不考成其實甲科初選半係腴壤間補瘠邑  
不久輒調若乙榜明經大約瘠邑多於腴壤以錢糧難

完之地而人人思爲科道求其必完此民所以多病也  
子嘗過恩縣見乙榜令催比錢糧血流盈堦可歎

上初卽位便嚴於錢糧部議知府非完錢糧不得升司

道推知非完錢糧不得與考選於是松江方郡伯岳貢

天啟壬戌  
穀城人

蘇州陳郡伯洪謐

崇禎辛未  
晉江人

有住俸數十次

降至八十餘級者若推知考成錢糧只不過京邊遠餉  
後又益以雜項時戶部堂司皆窮於磨對惟書手爲政  
若得賄便挪前推後指未完作已完不則已完亦未完  
也故一時謠言有未去朝天子先來謁書手之誚

上屢用人不效思用保舉初所舉者猶知名士以數奇  
困場屋者最後皆銅臭子入垣後有求予保舉者先議

以三千兩贈若包攬部考爲討美缺則再以一千兩贈  
子愧且忿與解給諫學尹崇禎戊辰興化人立志不保然亦不  
被譴也

朱別駕術珣遼王宗室也以欽召入京授戶部主政管

草場乃具疏云以奉旨欽召親承召對之官一出門外

便被戶部尙書拿去買草又陳給諫啟新山東武舉冊封某

藩賜之帶中途失乃具疏云各役言此中多狐善竊人

物觀者傳笑

陳啟新以武舉爲吏科後轉刑科右時宋都諫政天啟乙丑

萊陽人每入必與言醫藥卜筮事娓娓不倦啟新喜甚謂

都掌科親我子與同鄉但呼老掌科不呼老親翁渠亦

喜甚間以事他出托守科或代簽駕帖俱欣然不辭每俟子輩出輒呼諸書手與語云吾亦從此中來若爾等盡心奉公吾官卽汝官也蓋啟新先又爲書手故其言如此

邊報鈔傳有禁故自本兵兵垣外無知者第聞九門俱

閉劉輔字亮

萬厯己未  
縉竹人

戎服乘馬閱內外城京兵內丁

持械而行路交錯各門列執斧執棍者各五十人然斧濶不二寸棍皆柳木殊不堪用每巷內輒有兵十人執械坐卧城門經數刻一啟時塵埃蔽天有小車驟驢載婦女老稚其面皆如土偶之落盡金漆者問之云聞北兵來故避入城薄晚見兵科鈔亦未言兵犯某地但見



京營提督疏請墮菜行糧吏部請撥大臣及勛臣分守各門司禮監錦衣衛都察院吏科亦各請撥司禮監臣錦衣衛官御史給事分坐各門管理城守官催辦懸簾油燭或請令惠安伯催督煤入城則兵已入口矣

北兵南下

上召對羣臣兵科姚都諫思孝

崇禎戊辰江都人

面奏謂北兵雖南恐其分兵窺關宜命總監高起潛同守而以遇敵重任專委總督盧象昇

天啟壬戌諡忠烈

意亦微

矣

上疑象昇難獨任不允北兵以二十三日破牆子

嶺進據牛欄山初二日盧總督象昇以兵二千至屯德

勝門外入覲

上賜之銀幣慷慨以破敵自任出朝門

楊閣部嗣昌

萬曆庚戌武陵人

邀於直房諷以和象昇毅然曰

此來不能盡孝也須盡忠嗣昌知其諷也怫然象昇躍馬去自此軍中所請多格

盧督師象昇駐德勝門外兵甚多屢檄高總監起潛兵合擊不至上疏期以望夜襲敵李家橋迄旦不見捷音疑京兵頗有喪失司禮內監曹化淳駐城樓上有以首級來者輒賞元寶一錠令部辨驗兵部覈西虜之首面濶口短東人多係遼陽與中國無異無可驗駁繇是兵益殺良爲功有以濕草鞋擊去網巾痕蒸其首使漲大充敵首者賞雖費敵無損焉

盧督師象昇故督宣大二鎮兵稍用命然亦有規避去者上以地屢失責戰急劉輔宇亮楊閣部嗣昌均請

督師 上乃命字亮出削象昇職尋鐫其尙書秩以侍  
郎總督象昇知忤嗣昌意必爲所陷亦急欲殺賊自贖  
賈莊之役以卒六千迎敵勢不支虎總兵大威勸其暫  
避圖再舉不可乃力戰死敗報至云象昇以紫衣雙刀  
奮馬出後不知所在忌者乘之以爲偷生 上嚴詰死  
狀後得其尸面中二鏃身有三創及山東顏撫軍繼祖  
萬厯己未龍溪人等以失機立決徐都諫耀願予歎曰若象昇  
不死必爲肆市之魁矣

楊司馬嗣昌父鶴

萬厯辛丑

爲三邊總督以失機逮緣嗣昌

現任關內監軍道薄戍鶴未幾復原秩

上之以大司

馬起嗣昌也生其父故以奪情責報耳嗣昌以奪情代

父報何辭但先不請纓後復入閣此其罪耳時黃翰林

道周

天啟壬戌  
漳浦人

等皆以奪情罪嗣昌惟保舉監生沈壽

民疏云嗣昌以居喪起用業一年矣漢儒創金革無避  
之說君子猶謂罪人令甲有墨衰從事之科或者施於  
武弁乃若遭時孔棘寇迫門庭君父總屬大倫臣子勢  
難偏盡則有倉皇奉命慷慨誓師宋劉琪之六詔不起  
非所宜言周伯禽之哭以征戎恐在當效下可報其先  
人上卽酬其殊遇詎有支吾旦夕安枕京畿於以鱗天  
常而昧國憲若嗣昌者又云所尤痛者乞罷之疏屢聞  
而反覆無慮十數冀追斧鉞之或加最擅欺者從軍之  
請曾見而後先僅掇數言預杜肺肝之如見又第二疏

論嗣昌並及熊督文燦

萬曆丁未永寧人

撫張獻忠

陝西膚施人事

云據其籌兵則似罄中外之精良無當於用而惟借羣力於餘孽始克振暢天威據其告捷則似諸將士之倖斬未爲有無而一恃降寇爲先聲便已鋪張殊績又云古人之勦不失撫者代有之而要其施爲固有序也耿弇大破張步於臨淄僵尸相屬步始窘促負斧鑕於軍門任其傳詣行在罷衆十餘萬歸鄉里馮異大破樊崇於崤底東走宜陽崇始棄甲兵如山肉祖獻所得璽綬時但待以不死給田宅終其身古人先勦後撫成效章明誠以威不極則惠不深力不窮則心不帖耳而爲文燦者憤然不知擒縱之有方妄狃海上之前規僥倖於

再試爲嗣昌者夷然不顧養癰之可慮復將未蓋之父  
愆仍襲爲便圖遵此術以往雖遠寬幾歲之限更累數  
年之民卒恐邊賊無期而漫欲告成於旦暮不亦誕哉  
張納言紹先萬厯丙辰鉅鹿人懼嗣昌怒托言字逾格閣不上  
壽民復約其語上聞辭不達意遂留中

趙職方光抃

天啟乙丑德化人

時推邊材其出撫密雲總監內

臣鄧希詔失守封疆自有正罪乃縣得奸細梁四供云  
希詔嘗受敵駝馬之贈寶與敵通黃少參衷赤鞫以爲  
信光抃列上之希詔爭辯下鎮撫司悉反原招以爲道  
與縣鍛鍊乃逮光抃衷赤及密雲令王應元

崇禎甲戌通州人

云

北兵方深入山永馮撫軍任萬厯丁未慈谿人報四王子嘗征朝鮮中創今瘡發已死輿歸閣部遽以聞已察知其僞中外笑之任遂解職

北兵以正月望焚王府大驅輜重而北時言敵旣重有所携必多瞻顧且無必死心利於邀擊然自濟至通莫敢尾追況截殺乎上嚴旨令無縱出口楊撫軍繩武崇禎辛未宜山人親服戎服執旗立口上指揮發銃破敵敵逡巡不出尋繇分監內臣孫茂霖所守地脫去人謂孫及部下皆得重賄凡一人出率予五兩乃不發砲而俾之逸夫敵亦何懼乃以賄來直將士不敢擊耳茂霖後以縱敵與鄧希詔駢斬

北兵入犯連破數十城無敢擾者孫總督傳庭

萬厯已未振武

人亦云我麾下百戰兵爲流賊望而膽落者遇北兵輒

股栗偶一日與北兵隔河相望我兵嘗云吾淫若妻女  
北兵大笑驅營中婦女百數十出皆紅紫成羣指與我  
兵曰此若輩婦女盡爲人淫反欲淫人耶語未畢以數  
十騎浮渡我兵數千皆走如失魂魄蹂踐死者甚眾

崇禎九年八月初北兵入塞陳給諫啟新時派守門有  
新安官生楊光先歷階而上責以不請纓而守門啟新  
慚但答一死無益光先曰公以口舌得官旣荷殊恩當  
有異報乃憚一死耶拂衣欲出啟新復揖之入室光先  
責以先不當受職又責以受職後國計民生兵馬錢糧



四項絕不侃侃直言而今日一疏色衣穿朝明日一疏御街走馬後日一疏護日不敬豈未爲官時天下便有許多可痛哭流涕處一爲官後便人人遷善改過事事革故鼎新天下遂到無一事可言處又曰公一味眞方假藥恕已責人尋人小疵搪塞了事異日被 上看破討不得個明哲保身思予言晚矣啟新怒甚後如其言上因楊輔嗣昌請勉從欵議然猶欲隱其名會黃翰林道周疏駁中寢及北兵入犯 上撫膺歎曰大事幾成爲幾個黃口書生所誤以至於此道周之逮肇此

楊司馬嗣昌值北兵交橫羽書填積握豪如夙構俄頃數紙人服其敏但以救郭少司馬肇

萬曆癸丑還安人

戊爲姚

給諫思孝所糾遂結怨門戶未免先私仇而後公家之急及黃緣入閣一手握定凡兵部覆疏皆自上自票他閣臣無敢睨視上委任之專如此及北兵入犯五寨失機諸臣皆駢首西市嗣昌雖名革職猶眷倚如故劉輔字亮自請督兵至軍中諸將皆不奉約束無如之何於是召諸將前設席拜之激使力戰然驕懦如故蓋總兵不能令偏裨偏裨不能令士卒故也字亮竟獲譴然請纓之首輔褫官而坐嘯之薛輔國觀反扼其吭而奪之席此任事者所以灰心也

山東顏撫軍繼祖未敗時徐都諫耀夢繼祖囚服塔下慘然捉耀手曰奈何又夢吏持一卷前耀揭視觸目戈

戟傷者死者累累紙上又揭數頁過旁有人謂耀曰若已免矣未幾繼祖果以失機誅後楊司馬嗣昌薦耀遷才及召對僅平平數言示不能狀蓋有惕於夢也

北兵將攻高唐閫州紳衿惶懼適江西解官以銀至逼知州出庫銀並借此項解銀合十萬饋敵因免攻事聞

下刑部州之正佐官無不擬辟時王進士正中

崇禎丁丑宛平

人丁艱里居以知州姻婭過從又主簿同里人朱佳穀

以青衿館穀衙內皆坐不能諫正擬徒得旨云王正中

朱佳穀還着確擬具奏一時堂司罔測遂援教誘人犯

法律以辟擬予疏言之姚輔明恭

萬曆己未新水人

不爲票明

止云該部知道後以朝審先後請宥上悉允之

北兵破蠡縣有劉印妻李氏兵欲逼汚以死拒之被殺  
既死猶手護其衣帶不解生員邊逢聖妻劉氏兵欲牽  
之坐地寸步不移亦爲兵斫死時李十九歲劉二十歲  
云

舊例六垣有差不守科宿科子巡視十庫念同垣中止

同年袁給諫愷

崇禎辛未  
聊城人

一人仍舊守科夜有內官捧

紅匣至科乃處決失機督撫監鎮等官者以事係刑垣

云非本科官不授其實六科除兵科外五科皆輪流入

宿以防接本而是晚應輪宿者又戶科奉給諫朝薦

崇禎

戊辰揭  
陽人

也內官覓刑科不得開甚不得已命書手邀戶

科至而朝薦又未入內官怒以于是日守科遂指名報

越數日奉旨李某爲何不直科着自行回奏予商之愷  
愷曰公不應守科但以予同奏若再責予同奏予直指  
戶科何疑予曰不然若公指辜辜必重處惟予不應守  
科而守但據實認罪或可以勤慎邀有耳是晚草疏明  
晨卽上愷與朝薦俱不知也若已置一官於度外矣越  
八日旨下竟免究

上處決五案自督撫監軍而下並縣令青衿共三十餘  
人卽內官所捧紅匣也旨娓娓數十言皆 上御筆諸  
臣爲封疆受過一死何辭然子弟奴僕俱奉旨逐出至  
委骸不收數日亦可傷也予晤一同垣先輩云 上初  
卽位欲決楊經畧鎬王撫軍化貞萬曆癸丑諸城人等閣臣或

言中宮將誕宜少寬 上曰祖宗封疆不能保何有於  
兒孫遂處決自是督撫失機繫繫駢首矣

張給諫作楫

崇禎戊辰  
富陽人

爲人朴訥入兵垣後止上三疏

一議罰二議處作楫時顧予歎謂不利如是且停封事  
耳忽北兵入犯奉旨條陳作楫疏有提兵十萬逗遛不  
前等語奉旨指名時寶無提兵十萬者知不免處遂參  
高總監起潛縱兵殃民兼爲敵護送輜重並及楊司馬  
嗣昌 上怒甚塗抹不絕至皇上二字亦加一大义人  
謂必廷杖及回話疏上止從重議處一時直聲動內外  
然初無意建言也

崇禎十一年六月十一日諭總督東廠王之心今年火

星逆度兩次爲災猛烈深可驚悼夫刑罰所以誅不仁  
緝訪欲得真事苟或加之良善飾虛爲實大犯命官之  
戒必干天地之和近來人情奸者固多讎詐者亦復不  
少今後凡有首報事件旗番止許拘人或求親審叮囑  
刑官查質真者據實參奏誣者卽時開釋仍將首報之  
人反坐示戒不許徑自拿人私行拷打彼卑官小民以  
衙門爲活計惟知嗜利罔有良心是以有錢者放無錢  
者方來呈稟所以真者不勝其狼狽誣者卽使放去亦  
家財盡矣甚至張冠李戴增多爲多或久禁暗刑或苦  
打屈服可惡情狀令人一見輒怒全憑爾心腹近臣以  
清嚴作標虛公爲準固不可疏忽偏聽若事果偶誤縱

或上本仍應簡舉改正別衙門偶有平反亦須公聽舊  
有平反原衙門無罪之例如堅持人罪偏執已見到底  
護短遂非輕視人命非惟有孤任使且損陰功亦不許  
因此推諉滋曠溺職戒之戒之特諭此密諭也不發鈔  
于爲甯波司李見鄭庶常鄭天啟王戌武進人被參下獄時王  
侍御章爲鄭令鄭同邑也語次間極薄鄭子曰慎行孫  
宗伯萬曆乙未探花武進人貴邑端人何獨善鄭章曰宗伯喜讀  
書左右數人無不飽鄭賄每宗伯閱某書必馳報越數  
日往謁凡宗伯帳中之秘鄭皆口誦如流宗伯因大服  
不知其陰習也

鄭庶常鄭貪橫惟同年黃翰林道周偏信之予以問鄭



同里之賢者咸曰黃嘗寓鄭家渠皂幃瓦器事事同荆  
素每宴坐必入詢母數四或饌或藥皆躬親及黃與眷  
屬行鄭又奉母親送煦煦承顏黃太夫人曾謂黃曰爾  
事我能如是乎舟發母先辭歸惟鄭不忍別作數日送  
一日忽愀然撫胸曰吾心痛必家慈感疾曩恆如此須  
臾數鐘果以太夫人病告逆倉皇歸或曰彼舟中母亦  
假一老嫗爲之及處決旨下猶神色不變徐整衣帽先  
拜天次拜二親方就市時監斬盧侍御世濂天啟乙丑  
德州人以他事東行馳騎召之往返幾二十餘里鄭縛市曹待  
者踰時慘矣

靳考功光先

天啟乙丑  
汾陽人

性刻每奉旨議處各官皆深文

巧詆無幸脫者時人謂吏部中有刑部及鄭庶常鄭處決責科道不言一概議處光先看語有云皆爲不鳴之寒蟬孰是指佞之屈軼於是各降級有差次日入朝徐都諫耀願同官笑曰何蟬之多

予司李甯波鄭庶常鄭已下獄及奉旨處決猶予署刑部前一日事耳上以諸科道不早言俱令回話以六垣人可盡言不專責刑科垣也時五垣都諫升京卿近皆憚以爲首處謂疏下刑垣宜刑垣爲首子與同垣袁給諫愷曰曰若吾二人堅辭是小膽也甯以獨奏自謝牛後之名亦無以首奏予人附驥之便遂不入五垣疏另爲一疏皆奉旨議處時先任宋都諫之普

崇禎戊辰  
沂州人

係薛輔國觀年姪遂置守制奉差陞任於不問止處現任者予以署篆降二級餘皆分別帶降某侍御以奉差先一日離京遂免議又某侍御以服闋補官方三日遂降二級

予入刑垣見一切廷杖拿送並處決必錦衣衛送駕帖至科俟簽押持去予初謂故套及署印以赴廷推歸見校尉森列持杖不下一應杖官已解衣置地予問何待答曰非科簽駕帖則不得杖耳然後知此爲封駁設也今僅作承行耶予召數老書手問封駁云何皆云不知予署篆後見一書手把冊而前請用印予問何冊旁一書手答曰此名史書蓋彙刑部諸招疏送翰林院爲他

日修實錄地也予取閱見中有去取因問把冊書手此誰爲政其人瞪目張口不知所答旁一書手曰若輩耳子不得已以口通耳再三呼方點額曰小人爲政子歎曰彼何知誤收猶可誤遺奈何因命此後鈔送皆聽予手酌未幾予以言謫恐又書手爲政矣

熊總督文燦先撫閩寇鄭芝龍

南安人

張獻忠猾虜也屢

撫不就時少宗伯姚明恭係文燦兒女戚聞于叔嗣京侍御疏糾留中怒曰獨不聞座師姻婭耶明恭湖廣人與楊司馬嗣昌同鄉兩人俱力主文燦說卒致決裂文燦駢首而明恭致政幸哉

田貴妃幼時父弘遇曾攜至揚州寓予表姑閭姓家表

姑母與子語如性寡言雖酷暑熱食或行烈日中肌無  
纖汗枕席間皆有香氣子後巡視十庫內官復爲子言  
往時駕往東西二宮暴行巷中貴妃入乃置蓬覆其上  
往來無阻無乃祖宗用意良深而後人未可遽變耶又  
於西宮建一臺置小洞與上同玩月非公事上殿則  
首不加笄每著衣必日更數色又上所冠平天冠舊  
時多用鴉青石而間以珠妃則取珠大如彈丸者綴之  
皆備重價購得冠上石少珠多所以光明益目

田妃之寵周后頗不能容一日妃疏列后過上曰妃  
可無禮於后耶命罰處某宮半年其實妃不能文上  
故命爲之以諷止后又量示罰處以存大體耳此亦十

庫內官爲予言者又云凡東西宮對 上言皆自稱女兒

上自田貴妃入宮後凡衣鞋之類悉用南製貴妃母揚州人歲製以進又宮中燈皆以金四周僅竅可通光貴妃命去其一蒙以夾紗 上甚悅命宮中盡易之舊製靡存矣

上一日於宮中聞貴妃竊撫琴疑之問在家師誰貴妃以母授對次日卽召其母入與妃對彈始釋然賜而遣之先朝后妃母罕入宮者惟孝宗張后母金夫人時得入見蓋繼於周而數於田也

田弘遇挾貴妃寵恣行結納一日邀同郡臺省共飲中

堂陳設甚盛酒數巡肉數簋卽止中席後掩門邀子輩  
至後堂初以爲酣飲及明燭捲簾則歌姬羅列曲度新  
奇達旦方啟戶出後一二風流學士以不簡聞予恥之  
不復再往

舊例兵垣非機密邊情不密封聞有密封五垣亦得借  
觀自楊司馬嗣昌力主欵議恐別垣有言於是先鋤異  
己之姚都諫思孝而以沈樞曹迅

崇禎辛未  
蓬萊人

曾樞曹應

遴

崇禎甲戌  
寧都人

等前後改入兵科自此科員如屬員一聽

指麾矣或旨竟發兵部或發兵垣轉發別垣無敢窺者  
時刑垣與兵垣近子謂兵垣諸公曰昔人謂耳屬於垣  
今亦垣獨不許耳屬耶諸公嘿然

張侍御孫振

崇禎戊辰  
霍山人

巡按山西爲吳撫軍牲

萬曆癸  
丑興化

人所糾逮獄或言欲擬戍恐牲嗔者子曰不然此事曲在孫振彼糾一介執之文宗已誤奈何牽及吳公又欲指無干餉金入吳公罪吳之糾以不得已應耳而況於殺安有君子以怨殺人且殺同鄉者是薄待吳公也其人無以應時徐給諫耀在坐以爭宋潁二公諡與予微隙遂以予私孫振爲言立言之難如此

楊副總戎德政疏請府添設守備縣添設把總且請裁府之通判縣之主簿以其俸薪改給二官另募兵聽練予謂國初止有衛所設官與軍今以積弛不可用已添設流官兵民奈何又增此擾因言德政所謂守備把總



卽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而所謂府州縣之兵亦卽衛所之軍宜勅撫巡道集指揮以下及於應襲等員皆比試槍法擇其力扼虎射飲羽者以當守備把總等官至所謂兵則合軍與軍餘各簡弓馬優長者以補而務精不務多其官止給以通判主簿之柴薪其軍亦稍益以民壯之工食而祿與米銀仍資之衛所原額足矣若不此之務而增官增兵可商有三欲取科於武科旣羅布未充欲搜官於白衣豈鑽營無實則官之可商一也欲聚兵於屯守則雞犬難靜旣恐驚下鄉之蠶魚欲集兵於召募而風鶴忽傳豈盡效當關之虎豹則兵之可商二也欲資餉於司農而三空四盡之餘旣難爲點金之

應欲派餉於閭閻而剗肉敲骨之下豈能爲炊石之供  
則餉之可商三也夫創一事者計利必兼防害而慮遠  
乃可善近倘餉猶未裕而遽言募兵則已設之官可以  
復罷旣聚之兵難以驟散存則駢指割則決痛將奈何  
臣聞神孫之於聖祖良法也譬如作室者稍加補葺便  
成輪奐若俯鑒臣議勅部酌行則官卽爲將軍卽爲兵  
軍糧卽爲餉一舉而三善備矣疏上留中

予署篆時袁同官愷忽入預與予別予驚問故愷袖出  
一稿示曰已上余閱之言甚激其一言 上不可過寵  
宗室以魚肉小民其二言 上不宜濫開保舉以混濁  
仕路其三言 上不宜贅設總監臣以掣諸督撫肘其

四言 上不宜戮辱大臣致罪輕罰重之刑部尙書劉

之鳳身罹重辟中一段有云近上決意興河工同官夏

尙綱

崇禎辛未大興人

切切言之亦未重譴也諸臣皆不言何

耶末云輔臣薛國觀是忠是佞更望詳察以聽自裁無  
令久妨賢路予閱訖舉手賀曰直哉公一身不惜何有  
一官越數日竟留中或云上是時已疑國觀故不處  
愷國觀聞而銜之每愷具一疏不曰殊屬沽名則曰何  
得市恩若 上一改票便加降調耳閣臣休容之度一  
時乃爾

袁給諫愷每具疏皆孤行已意時臺省以年例爲劣轉  
然非盡公道半鋤異己耳愷忽具疏云凡科道升缺宜

五十一  
一內一外如舊制不得越次外遷啟排擠異己之路時雖奉旨未允然前輩及瓜者皆爲努目

上於閣臣擬票及刑部諸招問不適意則或抹或叉閣臣必繇淺之深刑部亦由輕之重然上意淵微原未可測乃附會者之過耳聞閣臣遇臺省諸疏微涉逆鱗則以該部知道嘗試若一改票便從嚴時刑部諸司官蓄縮尤甚刻者加一等以防駁巧者留一等以待駁一駁則重再駁則再重甚有假此勒賄動云上意不測者噫律例蕩然矣

上於刑部諸招多駁每繇輕之重然時有繇重之輕者如某氏女已嫁夫夫出不歸復寓母家一奸棍心涎其

艾懇伊母求娶母不允怒甚誘殺母並幼子時母現懷孕刑部援殺一家三命律擬凌遲上謂以孕作一命

太重命改斬又刑部失陷封疆一案擬道臣李樞

天啟壬戌

斬州人王鳴善辟上命改戍又擬棄城知縣劉貫與迎

賊知縣劉業嶸

崇禎丁丑樂安人

不時決

上命改棄城者爲

秋後其矜慎如此

往例朝審時刑科必具一疏不過故套耳時用法慘急故予疏有云近見皇上批駁諸招或曰所擬未足蔽辜或曰還着確擬具奏夫謂所以未足蔽辜是罪浮於法未可輕出也謂確擬具奏是情未合律非必盡入也乃讞獄者不能仰體致舉確擬具奏與所擬未足蔽辜

者一概從輕之重誤矣時閣臣見此數語恐拂 上意  
止批該部知道 上以朝審大典欲申飭數語又發改  
票閣臣疑 上怒聞擬票末句云李某不必襲陳仍不  
允始改票云朝審矜慎勅諭已詳着與審各官虛公祇  
遵以成明允 上改朝審爲二審又加勅諭爲十年勅  
諭其精詳如此

予爲給諫時每逢節慶必在導駕列見 上升御座時  
手足浮動及下座兩臂挺起玉體搖曳黃袍亦蕩漾不  
止將入御屏必同顧率以爲常

上每閱章疏必召 皇太子同觀且語之曰凡閱科道  
疏須觀其立意或薦剡市恩或救解任德此立意處若

鋪張題面妮妮紙上者借耳無爲所欺也

姚輔明恭致政一詞林作詩贈別內有免爲太廟犧句

人哂其言及後薛輔國觀周輔延儒

萬曆癸丑狀元宜興人

相繼

賜死人始以其詩爲議

上好文墨初讀史司禮監內臣多閱史後多延師習時  
藝兼務博綜司禮秉筆六人名下各有六人六部兩直  
十三省各有專司故閣部臺省訛舛靡不訂正者乃閣  
臣多假手深年中書淺學庸流葫蘆依樣一命改票模  
揣周張故爲上所輕致無煖席

上感念皇生妣從羣臣請加皇后爲皇太后時予導駕  
見上御殿悽愴動容及奉上册寶以手拭淚潸然不

能止

禮科徐都諫耀長軀多髯聲氣主盟也楊司馬嗣昌忽以邊才薦一日上召耀與楊侍御繩武對殿前繩武吐言如流畫地成圖耀平平數言耳同鄉姚都諫思孝生平尙氣面尤之耀俟思孝退語予曰予書生耳若令披甲彀弓實不能不能而弗自以爲能此予之能也

予同年左給諫懋第

崇禎辛未萊陽人

忠正士也言太夫人陳

氏喜讀書尤好談節義子時疏開國靖難慘死諸忠請謚太夫人閱之輒擊節稱快其好尙如此後懋第以兵部侍郎使北竟不屈死或得之母教居多

徐都諫耀聲氣自矜然時有委蛇謝冢宰陞

萬曆辛丑德州人



將起言官多阻之惟耀獨婉解得推予曾密問曰何推  
異已耶耀曰彼羽翼已成知其必不能遏而故阻之此  
正人君子他日隱憂也不如從而玉成猶昔人所云寬  
一分則受一分之賜耳

吳儀曹昌時爲大行旁若無人舊例每遇考選必同鄉

諸公爲政其視同鄉葛給諫樞

崇禎辛未  
丹陽人

等皆藐如也

及考選得禮部愠甚又思攬吏部一席樞言於太宰急

推王大行重

崇禎辛未  
沂州人

上聞故三部衙門皆不得

兵科沈給諫迅疏云卽不能如唐臣傅奕所言命僧尼

匹配增戶口數十萬亦宜量汰等語一時闕然訛傳謂

不日議行於是京城諸尼或易裝越城遠匿村墟皆以

偶僧爲懼聞者莫不傳笑

績溪縣民李世選自稱韓國公李善長

定遠人

十世嫡孫

捧

高皇御筆龍封自云善長賜死後駙馬都尉李祺

善長子

嫡子李盛慶貶績溪爲民卽臨安公主

高皇長女

出也

因主號泣

上前故賜之龍封封面書云勅賜皇親外

孫李盛慶爾祖善長因國事罰貶去守龍關二百十六

春爲民依數滿我封此旨到京見主開拆復忠臣勳爵

護國永遠世世不忘劉李徐勳臣保障我爲主收伐陳

友諒

僞漢王河陽人

天下俱服十大功勞秋豪無犯洪武二十

三年出給李盛慶收執又封內勅諭末云勳臣善長眾

臣詐稱僞坐胡惟容不曉自犯向後復查豪不干你事

李善長保障開國十大功勞秋豪無犯忠臣與我股肱

心腹你爲國爲民我不忍忘天誓我常怕你先年同劉

基誠意伯青田人一時敗友諒十六萬大兵今你男李棋外孫

福緣已故止存三外孫李盛慶長孫貶罰二百十六春

爲民取復護國准旨到京見主復韓國公收過家資錢

糧數萬國用養老三萬還你開國勳臣勅賜皇親云云

時上辨驗龍封云長字二字臣字爵字相似餘不盡似

又書胡惟庸爲容書祺爲棋且善長之死在洪武二十

三年五月乙卯而此勅又云仲春月故閣臣以爲疑適

錢少宗伯謙益萬麻庚戌探花常熟人出都以所鈔閣中奸黨錄

示宋給諫鳴梧萬麻已未沂州人且云善長之獄已有招妻妾

與火者俱有招實錄猶多諱安得有此故鳴梧疏詆其  
僞及下撫按查云盛慶以三歲貶與世選爲善長後俱  
實但龍封真僞不可知時熊給諫維典崇禎辛未建昌人先爲  
績溪令語予云自下車以來便聞世選爲善長後龍封  
相傳已久士大夫及里民俱知非新假者予時爲刑垣  
疏請世選方得有逐然已繫獄十年矣龍封真僞卒莫  
能辨惟鄭司寇三俊有批云若善長之功雖百世宥之  
可也此言爲得

沈樞曹迅博學多才與張樞曹若騏

崇禎辛未登州人

皆以邑

令考選因書帕未周觸楊翰林士聰怒士聰嘗語人曰  
某司李冷曹尙以同譜薄致殷勤吾同里同籍乃漠置

耶其糾兩人以此迅尋改兵科楊司馬嗣昌意也獨若  
騏不得嗣昌胸中固有優劣觀兩人末節可見

涂侍御必泓在臺日與同年王侍御範崇禎辛未內江人爭差

大閱聞於上故範以雲南改浙江必泓以浙江改雲南

往時詞林見前輩皆矩步僂躬每同赴宴非前輩帖邀

則逡巡不敢至迨推知與選氣稍驚一日早朝某詞林

以臂格吳編修偉業崇禎辛未榜眼太倉人抑使下其前輩也又

翰林院一送卷官以小事觸怒笞三十此官泣訴前輩

云無例沈簡討延嘉崇禎辛未鄞縣人笑曰此某四府某太爺

未可以庶常忽視也若笞固宜

姚給諫思孝孫給諫晉皆氣高遇考選獨不與陳給諫

啟新互商啟新怒故往者有考選預定之糾而江南考

選知縣陸自嶽

崇禎辛未武進人

遂以訪單書公舉翰林四字

坐謫外及姚孫去國徐都諫耀每事與之商啟新始喜

會江北銓部缺耀不敢坐名以闕置瓶中夾取得張大

行一如

崇禎辛未蕪湖人

思孝深病之其實啟新在座唯唯而

已雖預定亦不糾也

李方伯光春

萬曆丙辰樂清人

破例推僉院御史中有昔爲巡

按曾疏薦光春而今作屬員者光春心歉每御史來謁

俱往答非體也 上廉知不旬月罷

上每於科道升京卿必詰是邊才與否予在刑垣時見

同官數人皆借邊才二字鋪張數語遂蒙欽點然京卿

外遷巡撫者重則獄輕亦帶降惟留內不數年便至部  
堂如山東顏撫軍繼祖本舊科臣以失機誅又如江西  
解撫軍學龍萬厯癸丑興化人亦舊科臣以錢糧帶降不遷者  
九載又如徐都諫耀力辭邊才不二年便以少卿轉僉  
都比比皆然上亦不能察也

戴璽丞澳萬厯癸丑奉化人居鄉貪橫後以京卿陪推巡撫澳

念先陪後正可翹足待非有以中上所喜恐不點時

懲貪最嚴遂疏陳貪利爲害上命指名具奏倉卒無以

應再四追詰不得已遂參及嘉興司李文德翼崇禎甲戌德化

人平遙令王凝命崇禎辛未呈貢人德翼素有文名而凝命則

舊李福州以強項降補聞兩人單欵皆臨期丐取沈給

諫迅不平疏駁之未幾下漢鎮撫司拷訊或曰吳儀曹  
昌時與德翼鄉試同門頗有力然亦自取也

故李侍御應昇

萬曆丙辰  
江陰人

之舅蔡士順自號東林鄉人

著尙論錄凡列聲氣二百餘人書賈攜數十部至京時  
禮科徐都諫耀克己有名恐爲異己所構遂以重價盡  
市之秘不出刊者固好事而市者亦小膽古有上書恥  
不與黨者獨何人也

陳司馬新甲

四川  
舉人

入都風埃四塞黃霧酸鼻見者以爲

不祥後卒棄市

孫罔丞三杰先爲吏科以連參溫輔體仁

萬曆戊戌  
烏程人被

謫轉今官時薛輔國觀日與東林諸公搏而劉都諫安



行萬麻已未襄陽人

曾先任禮垣國觀都而安行左也國觀往

閱卷曾駁舉人曹某卷數語將題參安行以伊婿故力解於是三杰疏發其事謂安行以屬處則國觀當以受屬處耳上見疏命取原卷進止下安行獄而以國觀先駁置不問未幾三杰以他事爲同里所牽國觀亦挾忿屢駁竟鬱鬱卒於官

王給諫文企

崇禎戊辰江夏人

先以庶常散甫得報卽丁艱歸

及服闋補官首以民窮財盡言奉旨降調一生止一疏上憂國用不足發萬麻中所儲遼參出外貿易子時市其中者上有微孔色堅而味永與他參迥異惟吳儀曹昌時所市最多皆取其上者聞此番貿參獲可數萬金

蔡少司空國用

萬曆庚戌金谿人

以會推閣員不與心怏怏及

召對言曰近來黨比成風國家大事皆為數人把持耳

聲色俱激

上默然既退馮給諫元廳與予言曰彼欲

以此激上為點用地耳今

上無言氣折矣越數日竟

入閣

范廷尉復粹

萬曆己未橫縣人

與予比鄰不數日大拜予往謁

見其中庭置案奉佛像晨昏跪拜而已時張輔四知

天啟

王戊戌

與蔡輔國用皆庸予與同年申銓曹佳胤

崇禎辛未

永年人後殉國難諡節愍

曰若輩縱不能益國或不至

害人耳佳胤曰不然彼無識又無力聞所票擬或駁則

心手俱戰極力附會恐庸之害甚於忤也果然

傅司馬宗龍

萬曆丁未  
昆明人

初入見諂諂以民窮財盡爲言

云餉不可加兵不可增

上初云卿言是時宗龍指天

畫地言愈力

上始不悅語宗龍曰卿但當料理寇敵

耳既退語閣臣曰宗龍所言半言官唾餘何也自此兵  
部諸疏無一俞者未幾下獄

刑科葛給諫樞曾具條陳疏有自禮樂工虞以及水旱  
盜賊邊兵之議增議汰京餉之額出額入遠而治亂興  
亡近而得失善敗無一非輔臣啟沃則無一非輔臣職  
掌等語 上加大圈十九命閣臣票進遂以說得是擬  
樞見疏喜予曰公禍自此始矣未幾疏陳邊務批葛某  
不諳未幾疏救劉司寇之鳳周郡伯光夏

天啟乙丑  
杞縣人又

批葛某市恩再發改票遂降調一時閣臣以私怨處人若此

仙居過邑侯周謀

崇禎戊辰新縣人

熊銓曹文舉

崇禎辛未新建人同

鄉也曾遣二僕入都求遷宿娼家酒後洩言爲廠役緝獲其與文舉一稟云所送尊翁宅者乃王者輿必有名世者之數也又云敝座師首揆處業有善意東廠以聞薛輔國觀甚不悅時馮少常元颺奉差回籍其保舉邑令秦姓者亦以書禮饋被辱緝獲吳儀曹昌時歛金親友力解乃息國觀密以聞於是開廠水火而昌時自爲大行卽樹東林幟及考選時見一上於部擬各銜多所改定諸閣臣頗得操議於是又托國觀私人拜爲門生

然國觀疑其狡獪弗信也卒改科爲部仇隙日深國觀  
剛愎夙與東林爲難然不聞有貪穢聲月前昌時忽語  
人曰國觀輩必敗吾已於厥衛處張四面網矣國觀等  
知之然無如之何不數月果敗于曾詢錢主政位坤  
崇禎辛未長云有之但視吏部升一美官昌時必以小紙報  
東廠云國觀得銀若干廠皆以聞他日賜死追贓本此  
甄司寇淑性刻及代劉司寇之鳳爲尙書愈深文每語  
司官云但將應擬杖者擬徒重擬徒者擬戍應擬戍者  
擬辟則可不駁故一時諸司官無不以殘刻爲事自安  
之道在人之死豈聖世所宜見耶

雲南二將張銓彭大道以失機先經撫臣擬戍及事下

刑部甄司寇淑改辟俞之時事關兵部楊司馬嗣昌仍擬戍亦俞之予心語曰此正可借題洗發使上知法官深文如是又使在下知上無意深文如是也故疏云此一事也而忽輕忽重非兵部縱則刑部苛臣爲此一事言而實不止爲此一事言淑見疏怒欲是兵部則已爲失入當引罪欲是已則兵部爲失出亦當引罪時嗣昌以部臣兼閣臣銜遂不敢言而止恨予刺骨矣

傅司馬宗龍以復疏拂上意下獄入門卽索錢及行至天下太平一門錢盡監門者閉不使入宗龍徬徨門外俟續取錢至方入又原任謝少司馬啟光萬曆丁未下章邱人獄爲牢頭索詐不遂被擊數掌子時以久旱疏請寬刑

且列二事於疏末有言不知提牢官所司何事而致令

獄吏之貴移爲牢頭之橫等語時提牢官宋秋曹翼明

崇禎甲戌  
山東人

薛輔國觀門生許秋曹璟

崇禎戊辰  
莆田人

姚輔明

恭門生也不悅責予以不得暗有把持不過謂上所惡者把持一改票卽處耳幸不改票遂蓄怒不已偶一日上召甄司寇淑至語曰若司官賣法爾部卽參處淑承旨又曰若他官把持爾部亦參處淑不對退時明恭係淑同鄉又挾恨從後呼淑曰命公參把持者不承旨爲何於是明恭主議於上兩提牢官傳語於下此淑劾予一疏所由來也閣臣批云明係暗有把持姑着同將話來一二同志見旨嚴憂不割子草疏訖慨然曰吾不受

賂又不徇情雖人非徐有功而言則其言欲同人於生而自陷於死無此天道也況又有聖明可恃耶旨下僅命議處吏部復降二級照舊竟改爲降一級調用閣臣意也

甄司寇淑疏下或勸予托人兩解予笑曰甯敗吾官耳彼險且狠若以求解上聞吾氣節墮地矣又郭侍御景昌素惡淑出其數十單欵授予欲予入告予曰吾爲諫官時卽對天自誓止就事論事從不開人單欵蓋恐諫官疏下必播之海內若以莫須有之事玷人名節無論

是公難於自容獨不爲他人之孝子慈孫地乎初誓固在豈以新怨改且有言不先而待淑操戈方言若聖明



反詰將何辭對卒不上

予自入刑垣見嚴衛暨刑部日事苛殺或上聞取數事

及於寬政則錄置案頭入之疏內以廣屬當開導是歲

元旦朝賀罷戴給諫明說

崇禎辛未  
滄州人

執予手曰若今歲

冊封矣予曰不然近擬寬刑數疏將次第奏恐未聳聖

聽先觸時忌已不能待耳又王給諫文企以極陳催科

之害謫予往謁別且曰公以薄稅歛請予又將以省刑

罰請徐之公先我繼耳果如言

予降調後金岡丞光辰

崇禎戊辰  
全椒人

爲予言往伊爲侍御

時每同官以言譴則其製錦帳不稱慰稱賀又胡編修

守恆語予云往吳給諫家周

天啟乙丑  
歙縣人

以劾溫輔體仁

謫時先聳之言者孫給諫晉也往謁蒼頭與主人皆努  
目視予聞而笑曰兩公言往事吾言近事近葛給諫樞  
被謫有謂渠太癡徒拋却好官者今予又謫矣彼固無  
帳相賀想當代予努耳夫公論鬱於上則清議明於  
下今兩者俱無世道憂也二公太息退

子奉旨謫外門可設羅惟劉翰林理順

崇禎甲戌杞縣人後殉國難諡

文正國朝順治九年改諡文烈

從未識荆獨命騎顧予且袖扇贈有

詩曰丰采追儀鳳好生矢拜颺中心如皎日世事付黃  
梁湖上峯巒遠天邊雨露長宣公祠宇下相對且飛觴  
時予謫補浙幕故也又語人曰吾讀彼數疏猶知逆鱗  
耳劉公甲戌狀元杞縣人爲同袍二十八年所居止茅

屋其子以庚午登賢書偶關說一事遂撻其子而返其物及中鼎元鄉人扁其門曰天從人願後殉國賊難

子同年喬侍御可聘崇禎辛未寶應人巡浙歸夢吾邑魏少司

馬應嘉萬曆甲辰與化人書耆英會其一自書其二吳少司馬

姓其三姚都諫思孝其四喬其五子皆同郡人也時應

嘉與姓致政惟予三人現任未幾思孝與可聘俱謫又

未幾予亦謫同時徐都諫耀顧給諫國寶天啟王戌通州人亦

同郡人也餞予城外慨然曰兩弟嗣歸耳予笑曰弗憂

喬公夢中無二公尋皆卒於京惟予輩五人家居

傳罔少永淳天啟王戌靈壽人先巡按陝西劾予叔撫軍喬天

己未興化人遣戍及予給諫命下對人言輒惴惴首謁予於

宅者卽永淳也王少司馬道直

天啟壬戌  
旌德人

晤子言傳司

馬宗龍入獄爲牢頭所詐子據以入告後以此疏爲甄  
司寇淑反噬奉嚴旨回話道直又惴惴托人言於予求  
回話疏無牽及未數年道直總憲而永淳冢宰乃知爲  
大官者必須小膽

凡御史至會極門上疏必贈收本官銀三錢六科則無  
惟裏疏大紙四張而已黃翰林道周上三疏一言楊嗣  
昌不當奪情入閣一言方一藻天啟壬戌  
歙縣人撫北事與俺  
答不同一言不必又起復陳新甲爲宣大總督其言一  
藻與新甲兩疏俱在未枚卜之先五月間已繕完命班  
役投會極門班役以道周方在枚卜望其萬一起用則

已卽爲中堂班役又知此疏一上必忤旨不用乃架言  
會極門中貴索銀八兩道周無以應至枚卜旣下班役  
絕望乃並投三疏故上詰道周當用新甲時何不卽言  
直待枚卜不用乃言明係挾私道周亦不能對至召對  
後語人曰都是幾個班役把朝廷大事悞了

予同籍屠翰林象美

崇禎辛未  
平湖人

有婢紅葉因內妬縊死

或曰以不謹死瘞之郊忽甦呼聲聞於外發視則活錦  
衣衛勒象美賄不得奏聞尋冠帶閒住時予以言譏同  
辭朝人嘲之曰李給諫風節屠翰林風流

金同丞光辰與予別切齒曰司寇毒惡乃爾可計傾也  
予曰彼以計傾我我亦以計傾彼相當耳出爾反爾先

賢格言曾見周興來俊臣輩終爲牖下老乎弟非徐有  
功之官而實有功之言今歸矣行坐觀其敗不數月果  
爲厥緝云受錢霖賄下詔獄此淑攻子一事也當淑入  
獄時聞獄中紳民皆欲痛擊葉主政國華時提牢恐其  
致斃乃以獄官房處之命諸囚無得近猶詬詈數日然  
受賄者實其子也淑刻而不貪

萬厯間諸諫官以藩幕謫者抵任卽歸以待內遷然初  
謁院道猶用手本冠以舊銜而列今銜於後院道皆辭  
不見徐乃往拜以素服迎用主賓禮惟項詞林煜天啟乙丑  
吳縣人謫浙幕獨持書投帖仍大字院道反往拜葛給諫  
樞遂踵爲故事獨予以爲自尊固體非所以其君命也

欲仍如前會丁內艱不行

三垣筆記上



三垣筆記上

明興化李 清撰

補遺

上命楊輔嗣昌督師討張獻忠親作詩餞之云鹽梅今  
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靜還期教  
養遂民生其屬望嗣昌若此初敗張獻忠於瑪瑙山幾  
獲已竄入蜀復襲破襄陽事遂大壞未幾嗣昌憤悒死  
或曰飲酖也

凡六垣上陵歸必送同垣棗栗等四種又冊封回必各  
送青布一疋猶有簡朴古風

凡按院出巡用精微批先送刑科簽押於直隸巡按監

察御史某准此則用硃筆大直如按院直推知法於批後又書候回還日繆五大字送中官用印予曾顧同垣笑曰我輩下筆如此縱放若上入宮見必怒矣一日果命中官至垣詰責因告以舊例取歷年所繆批進覽次日發出亦莫稽其故也大約科臣簽押疑代皇后爲之者

內臣劉若愚先爲霍給諫維華

萬曆丁丑  
東光人

楊侍御維垣

萬曆丙辰  
文登人

所糾擬絞繫獄于於朝審時猶及見之獄中

所著酌中志畧敘次大內規制井井而所紀客氏魏忠賢驕橫狀亦淋漓盡致其爲史家必採無疑然以如此博洽宏才而迫於太監李永貞喚召又知永貞必敗而

不能見幾托病以去致自罹網羅可歎也後竟斃於獄  
姚都諫思孝主持聲氣及以謫出國門送者傾都應接  
不暇不二月予亦以謫行送者寂然也止同郡顧給諫  
國寶姚都諫耀一至飲數盃卽行孤立無倚者喧寂迥  
異乃爾豈知他日同列名賜環而獨蒙欽點者乃予也  
于讀滇志載洪武間傅天錫厯官郡守以謫滇遂家於  
滇爲傅穎公友德後名山藏史概皆因之及予給諫刑  
科晤傅司馬宗龍問公信穎公後否宗龍但云上世傳  
聞如是耳因憶楊學士慎正德辛未狀元新都人傳內謂某方伯  
將聘修滇志而因鄉士大夫有欲冒嗣友德以覲世爵  
者慎不可遂去其言良有指也宗龍卽天錫元孫其曾

祖良弼嘉靖時給諫與慎同時欲冒嗣以覲世爵者必指此

崇禎十二年己卯上召對候考選諸推知於中左門命先將吏部所試奏疏大意各奏其概轉城左邑侯懋第所奏未詳已奏次員職名復命懋第再奏及諸臣各奏訖復出御題就試階下又命中使設冰水一甕於側內貯四竹筒少頃命中使移諸臣試桌東廊下以避日色其曲體若此後御定懋第爲第一授戶科給事中懋第與御定之劉狀元理順俱先後死難亦佳話也